

社區人口的研究

趙承信

社會學界第十卷單行本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出版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社區人口的研究

趙承信

(甲) 實際問題與科學研究

時人討論中國人口問題的，多以過剩或過稀爲中心。約略言之，正統派經濟學家及改良家多主人口過剩論，反之，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則多主人口過稀論。外國學者，除了少數例外，均以中國的人口問題在於人滿爲患。至於比較有分析眼光的人們，則以爲中國人口過剩的問題是由於國內人口地理上分佈不均所致。但其出發點仍離不了過剩論或過稀論。並且對於問題都不求確切的了解，只求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案。他們心目中都以爲國家應努力把人口減到或增到一個適中的數量，然而這未免太理想了。國家要採用什麼樣的標準，才能減少或增加人口而使之爲適中的數量？既有人說中國的人口過剩，又有人說中國的人口過稀，然則政府及國民應聽誰的話，來改變本國的人口數量？事實是這樣的，他們所提出的人口政策，在數量上說來，確是有餘，但對於人口問題之了解與解決却嫌不足。因爲一個人如果連國內確實的人數都不曉得，那麼，要斷定國內的人口爲過剩或過稀，真有點像“緣木而求魚”了。老實說，歐美先進國家人口統計已很進步，但誰能一致的說美，英，德，法…等國的人口是過剩，過稀或適中呢？所以人人假如都從這條路來討論人口問題，真將有點走不通之感哩！

其實那些說中國人口過剩的人，心裏總有一套如復興農村，移墾邊土，工業化或節育等方案。不過，利用人口過剩論來宣傳他們的政策而已。那一般提倡人口過稀論的人，也不外是爲反對節育，或以地大物博作根據，或從國防上着想…而借人口過稀論反駁人口過剩論而已。這樣，他們不是爲了解人口問題而討論人口問題，却在發表他們“救國”的方案或“解決民生問題”的意見，充其量也不過爲着貢獻他們的人口政策而已。其實，他們太紆徐曲折了，提倡節育，提倡工業化…用不着借人口過剩論來作護身符。反之，反對論者也不必，恐怕也不能以人口過稀論來反對節育論及工業化。因爲二者都與事實無關，白費心血，徒勞無功的。

原來人口過剩論者，多以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爲根據而發揮其理論。雖然他們之中亦有反對馬氏人口論的，但他們對於馬氏所下的食料的增加遠不如人口增加的迅速，故世界終有人滿之患的結論，有意或無意中均加以接收了。¹ 馬氏的人口論草成於十八世紀末葉，而盛行於十九世紀的初葉。那時，歐洲，特別是英國，工業革命剛在萌芽，醫學也正在改良，故人口因死亡率之低減而驟增，馬氏及他的同情者，只見到人口的

1.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初次發表於一七九八年，一八〇三年又將原有的理論重加修正，但其理論之核心却沒有改變。見 Thomas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London 1798; *An Essay on population*, London, 1803. 國內學者應用馬氏人口論討論我國人口問題的很多，其中以陳長蘅先生的中國人口論（商務，民十三年版）爲最著。關於馬氏人口論之演變及其對於學術界之影響，可參看 J. A. Field, *Essays on Population and other papers* (Chicago 1931) p p. 1-86 and 249-268.

增加,但尙未見到工業革命對於生產事業的影響,故演成悲觀的人口論。其後,工業革命加速的前進,且彌漫於歐美其他國家,這時人口雖仍在繼續的增加,但食料却增加的更快,所以馬氏的悲觀論不能與事實相符了。人人皆不以缺乏食料爲慮,故歐戰前五六十年,少有討論人口問題的文字,至於成書更少了。

但四年的歐戰給予思想界學術界一個極大的反響,一般學者改良家又回到人口論去,以爲戰爭的基因實由於人口壓迫食料所致。所以戰後十年間,學者又復以馬氏的人口論作出發點來討論人口的過剩問題。² 在這種討論聲中,復有一班學者另立新說,以爲人口常趨於適中數的,這便是通常所謂的人口適中論。³ 這個理論影響到我國人口論家的亦復不淺。

那知道,時過境遷,在近十年來,歐美人口統計學者,用統計的方法,將歐美近六七十年來的出生率與死亡率作個詳細的分析,⁴ 其結論亦顯有悲觀的聲調,但悲觀的原因却與馬氏的

2. 關於歐戰對於人口問題討論的影響,可參看Field, *op. cit.* p p. 228-235.
3. 關於人口適中論作首次有系統的介紹的要推英國人口學家卡爾桑德司氏(A. M. Carr-Saunders),見所著*The Population Problem. a Study in Human Evolution* (Oxford 1922)及*Population* (London, 1925)。國內學者對於此派學說作較有系統介紹的要推陳長蘅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商務,民十九年初版)及許仕廉先生的人口論綱要(中華,民廿三年初版)。這適中論是目下最惹人注意的人口學說。最近美國學者彭勞史氏對此種理論曾作有系統的介紹,很值得注意。參看E. F. Penrose, *Population Theor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Japan*,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 U. S. A., 1934.
4. 最有成績的要推Robert R. Kuczynski,見所著*The Balance of Birth and Death* (New York, Vol. 1, 1928, Vol. II, 1931)關於分析法之介紹,參看氏所著:*Fertility and Reproduction, Method of Measuring the Balance of Birth and Death* (New York, 1932); *The Measurement of Population Growth, Methods and Results* (London 1935)。

觀察相反。他們以爲假若歐美工業國家之出生率繼續演變下去，歐美之白人將有亡族滅種之憂。年來國內人口過稀論者，想亦受此派學說之影響歟？

細看這些相互矛盾的理論，我們便曉得他們對於生與死兩現象在生物界中的相互關係未曾深加注意。馬氏理論之基本錯誤在於不認識生育率與死亡率之函數相關性。他以爲生育率是永不可變的因子，而可變的只有死亡率，故在他心目中只有以死亡率來調適生育率，無怪他要大發悲觀的論調了。其實在吾人常識裏便曉得下等動物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高等動物的死亡率便較低了。這樣高的死亡率只有以高的生育率來維持，不然，其種族必然被淘汰。換句話說，在死亡率減低後，高的生育率便不必須了，故經過相當期間，生育率必有下降之勢。在人以外的動物界這種變換程序全靠自然的淘汰。但在人的世界裏，却可以相當靠意志的選擇作用。歐美十九世紀的人口變遷正告訴我們這生與死在人的社區中如何相互調適。那般怕歐美白人滅種的學者雖然知道生育率是可以改變的，但他們的悲觀論調却仍是由於他們不曉得此生與死之平衡作用所致。

因此，要了解人口問題的性質，我們不能不放棄這種政策主義的觀點，應從客觀的立場，以科學的方法來分析人口問題的本質。

從科學的立場說，要了解人口問題必然要以社區的全體來分析人口這現象，才能夠將人口問題的實在性加以精確的說明。爲什麼呢？這兒可以簡單的說，人類不能以個體而生存，他們必須聚合同類相處而活着的，所謂“人口”一詞，便有合衆

而生的意思。同時人口不能在虛無中活動，他們要腳踏實地的而過聚合的生活。凡是有一羣人活動着的區域，便是我們所稱的社區。不但人類有社區，動植物亦莫不皆然，其最大的分別，只是人的活動多由羣中學習而得。這種在社區中活動而習得的行爲與能力，社會學家稱之爲文化。人類的社區有文化，動植物的社區則不然。故要分析人口現象，我們必要顧到它與土地及文化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要從社區的立場來分析人口現象。

又從社區研究上說來，我們爲什麼要分析人口這現象呢？理由是很簡單的，那就是因爲人口是造成人類社區的三大要素之一。人類社區的三大要素，從社會學的立場說，就是人口，土地，與文化。其實，像前面所說，所謂文化也不過是社員從過羣體生活而習得的活動模式而已。所以，文化離不開人而獨存，因之構成社區的社員人數之多寡，其增減的比率及其組成與分布均與社員的活動有着極大的關係。而且一個繼續增加人口的社區和一個繼續低減人口的社區相比較，前者和後者在文化上必然表現出不同的類型和進展。其實所謂區位及社會結構就是人口，土地與文化三大要素的相互關係而已，故要研究社區生活，非分析人口現象不可。舊的人類學研究者多忽略社區人口這方面，新進的人類學研究者，已漸注意及此，這不能不說是人類學界的進步。⁵ 總結以上所論，我們主

5. 從人類學的觀點去研究人口問題當以 W. H. R. Rivers (edited), *Essays on the Depopulation of Melanesia*, Cambridge, 1922 及 G. H. L. Pitt-Rivers, *The Clash of Culture and the Contact of Races* (London 1927) 爲最著。C. M. Arensberg 在所著 *The Irish Countryman* (London 1937) 第三章內討論人口與家庭及土地之關係甚爲

張以社區的全體去分析人口問題，同時亦以爲人口研究爲社區研究之一重要部門。

(乙) 人口之數量組成及分布

從科學的立場來說，社區的人口現象可從數量，組成及分布三方面來分析。所謂數量是指在某一時期社區的人數而言。自然的，經過一個時期，人口的數量必然因出生，死亡及移動而有所變動，故所謂數量的問題實際上是出生，死亡及移動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在動物界中，生與死純是一個生物的現象，但在人的社區中，生與死早已超過這單純的生物性。在動物界中生與死的函數相關純粹是生物的。比如說，多生多死，或多死多生，在動物界便是生物的問題，在人的社區中，這多生與多死的相關自然仍免不了受生物的規律所限制，但在不超過生物的規範，社區的文物制度可以影響到這生物的過程。比如生育率便不純粹受男女性的本能所限制，第一，兩性關係，在人的社區內，已受婚姻制度的裁認而發生變化；其次，兩性關係，因受各種人口限制及節育的習俗，已與生育的現象斷然分離。換句話說，在人的社區中，兩性關係與生育率可全無關係。馬氏的人口論之所以不能成立，其基本原因，正是在

精到。此外如 Ladwick Krzywicki, *Primitive Society and Its Vital Statistics* (Warsaw, 1934), Stephan Nijceu, *The Economics of Primitive Peoples* (London, 1935), Chapter II, "The Demographic Aspect" 及 Raymond Firth, *We, the Tikopia,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Kinship in Primitive Polynesia* (London 1936), Chapter XII, "a Modern Population Problem" 亦值得注意。

此。這樣要分析人口的數量，除了注意生與死的生物條件外，我們還得注意影響到生與死關係的社會條件，如婚姻率，離婚率，婚姻習俗與節育及其他控制人口之風尚等。⁶

與人口數量直接發生關係的，除生與死之外，還有人口移動。人口移動可分為社區內的與社區間的兩種。區內的移動大家都曉得不會影響到社區的人口總數的，但可以影響到區內人口分布方面，故亦應注意及之。至於影響到人口總數的，則為社區間的相互移動。社區間的人口移動又可分為遷入與徙出兩種。在一期間內，遷入多於徙出，則此社區的人數，假如其他的條件相同，必然增加，反之，則必縮減。這種移動的現象，除了人類生而有兩足可供行走的生物基礎外，恐怕多受文化及地理的條件所支配。山川河流固足以影響到人類遷徙，但舟車及其他運輸工具的改進，更足以左右人口的移動。它如各種發明或發現亦足掀動人口大遷徙。我們主張從社區的全體觀察人口問題正是為此。

這幾個生與死，遷入與徙出的相互關係便是造成某時期內社區的人口數量。然而，生與死等現象還受男女兩性及各年齡組人數分配影響的，同時這生與死及遷入與徙出又能影響到性別與年齡的分配。普通所謂人口組成便指這男女性別及年齡分配而言。但實際說來，籍貫，職業，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宗教，語言，亦在人口組成範圍之內。這種組成乃是由於各人之生長地與活動及所受文化薰陶的程度不同而形成的。不但此也，普通所謂人口品質的問題，實際上亦不外是社區

6. 參看 A. M. Carr-S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a Study in Human Evolution* (Oxford, 1922.)

人口之天才，平庸及低能等組成問題而已。這些組成的各方面除了性別，年齡別及部分的天才低能問題有其生物的基礎外，其他各方面均為文化的條件所形成，故在未作統計分析前，仍得將這方面給以一番界說，以免意義之含混。這些組成的因子，既能影響出生，死亡，遷入與徙出；又與社區文化發生函數的相關性，故我們主張從社區的全體來研究人口現象，同時亦主張人口研究為社區研究之一部，此亦一因。

普通以為人口品質問題的中心在於遺傳與環境的關係，故一般的品質論者總離不了遺傳與環境的討論，此種討論既說到生物的遺傳法則，又說到地理環境與教養對於品質的影響。但這些生物的，地理的，教育的諸種說法，對於人口問題的本質，未免離得太遠了。我並非說遺傳與環境的問題不重要，我只是說這問題不是人口學者所能解決的，不如讓專家去解決。從人口學者的觀點看，人口品質是一個人口組成的問題，是這組成如何直接的影響到人口總數，如何影響到生業，又間接地如何影響到人口數量。人口學家所注意的不在品質所由來，而是在智愚賢不肖的界說確定後，看看在一個社區內這般人的數量如何分配，及這分配如何影響到文化，影響到人口數量的問題。從人口學的眼光看來，人口品質問題，除了智愚賢不肖的問題外，更應注意到大多數中庸者之疾病苦痛，身心的殘廢的數量及這數量的分配（組成問題）與整個人口現象的相關，及此組成如何影響到社區生業狀況與文化的進展。我們將通常所謂的品質問題視若人口之組成問題，其理由因此便能明晰了。

社區人口的第三方面為分布問題。所謂人口分布便是在

某一定時間，社區內人口在地理上之分布狀況。分布現象通常以平均一定面積（如每方哩）內的人口數——即人口密度——來計算。普通人口論者以爲人口問題只有質與量兩方面，對於分布的問題未免太忽略了。那般注意到這個密度問題的，因爲有人口質量兩分法的偏見，對於這個密度問題便不容易收入人口理論的系統內。假如討論人口問題時，因接收了質量兩分法而竟認人口密度爲質的問題，真是大錯特錯了。

地理學者對於分布問題亦是特別注意的。其實人文地理學家的中心問題便是人口分布與地理條件相關的問題。他們一方面注意到人口的分布如何受地理條件的影響，如雨量，河流，山川，土壤，及富源與人口密度的高低的相關。同時另一方面，他們又注意到人如何利用自然環境，改變自然環境。⁷

人文地理學家對於人口地面上的分布如何受地理條件影響的理論，是很值得注意的。但是單從地理學的眼光去分析人口分布的問題，則似尙嫌不足。原來人口分布的標示，人口密度，與以前所說的出生，死亡及移動有很大的關係。經過一個時期，一個社區或一個地區內的人口密度因生死或移動的相互關係而發生變動，而生死與移動並不能簡單的以地理條件說得明白的。以移動來說吧，社區間人口的遷入或徙出，往往是因爲中心與邊疆所發生的向心的與離心的傾向，或因文化的變動而轉爲區位的（Ecological）變動而生的。是故，研究人口分布問題，除了地理的條件外，還要注意到這中心與邊

7. 參看 P. Vidal de la Blache,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American Edition, New York, 1926). John R. Pomfret, *The Geographic Pattern of Mankind* (New York, 1935)

疆相互吸引的或稱區位的條件。⁸ 至於生與死的問題那更複雜了，因為前面已經說過，這兒不便重覆了。

總之，社區的人口可以從三方面來分析，然而這三方面是相互關連的，所以不能將它們當作各個獨立部門去看，至於將整個現象分爲這三方面，乃爲着分析問題之方便而已。在上面分論這現象之三方面時，我們亦曾採用此功能相關的觀點。至於人口與地理及文化的相互關係，在討論人口的數量，組成及分布時，亦曾簡略的提及，但其複雜的相關情形，因篇幅關係，這兒只能提出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再作詳細的分析，以明各條件合縱連橫的功能相關的一斑。這問題便是生育與生業的關係。

(丙) 生育與生業的平衡

從上面人口數量，組成及分布的討論中，我們很容易了解人口問題的中心是在社區的人口數量，所謂組成實際上是人口特性分配的數量問題，而分布當然也是地面上分配的數量問題。其實人口問題的本質是人口如何繁殖的問題，而所謂繁殖自然是數量的變動了。但人口如何繁殖呢？這自然要靠生育。是故從人口自身言，生育是人口問題的重心。

所謂生育乃指生人與育人而言。但一提到育人，則生育的問題便不能成爲單純的數量問題了。生人自然有生人的習

8. 參看 R. D. McKenzie, *The Metropolitan Community* (New York, 1933), Part I, "Recent Trend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 p. 3-68; Enid Charles, *The Menace of Underpopulation*, London, 1936.

慣，而育人更有育人的德型。其實人的問題還有什麼比教與養更爲重要的呢？所謂社區的文化大部分即是教與養的活動方式而已。我這兒只提出生育的問題來討論，以便作研究的對象者，正欲說明人口問題如何複雜，如何與社區的其他要素發生密切的功能相關哩！

但爲什麼提出生育與生業的平衡這個問題呢？在本文的開始我已提出普通所最注意的過剩或過稀問題了，而且從觀點上曾將此種理論加以一個廣泛的評論，所以在此不能不舊事重提，將大家所深注意的問題，貢獻一得之見，以爲人口問題的研究者一點參考，同時亦希望國內外的學者，對於所提出的一點意見加以評論和指示。

過剩或過稀的問題，與生育和生業的問題，有什麼關係呢？原來，像上文說過，所謂過剩或過稀的問題乃是指人口壓迫食料的程度之高低而言，亦即是馬爾薩斯人口論之中心思想。馬氏的幾何變數中所謂的“人口”一詞雖比這兒所舉的“生育”一詞範圍來得大，但後者即是前者的中心，而馬氏的算術變數之“維生素”(Means of Subsistence)或“食料”(Food Supply)實可包括在生業的範圍內。這樣，這兒之生育與生業的平衡論乃是舊問題的新看法罷了。

將舊問題這樣的看法，難免有人誤認只是術語的改變，與舊說並無什麼分別。其實不然。當我們用生育一概念時，實已指出人口與文化的相關性，已不像馬氏的人口一詞那樣單純了。同時，這兒的“生業”實將馬氏人口問題的靜觀轉變爲動觀了。爲什麼呢？原因很簡單的。馬氏的食料或維生素是純自然的物質，而“生業”却是指人類對於自然物質的活動而

言。馬氏所論的是“人口”與“食料”的兩種狀態的關係，這兒所說的“生育”與“生業”却是指活動和過程而言。狀態論的人口問題是過剩與過稀，而活動論的人口問題則是生育與生業的平衡。所以，這兒不但是術語的改變，乃是觀點與方法的殊途。我們要從新觀點認識舊問題，用新方法分析舊問題。

要了解生育與生業的平衡這一個問題，我們得先將生育與生業兩種活動作個別的分析。前面說過，所謂生育是指生人與育人而言。生人是一個生物的過程，同時也會有文化的意義。從人口學的觀點來看，生人的意義乃在如何將社區的人口數量改變。但是社區的人口數量又不僅為單純的生育問題，我們還得注意死亡與移動兩方面。故在此我們應注意生育與死亡及移動三種相互的關係。比方說，多生與多死有什麼相關，它們的相關性的程度多高？同時，移動在生育方面及死亡的過程中起什麼作用。

生育的問題不是單純的量的問題，人類社區對於生人與育人均有各種行為的方式。各種生人與育人的習慣，亦因時因地而異。這種風俗習慣或有意的或無意的造成以控制人口的數量，然則這種風俗習慣又如何影響到社區人口的數量呢？

生育的過程亦受人口組成的影響。一個社區的年齡性別的分配自然可以影響到社區的生育量。其他的組成方面如宗教，職業，婚姻狀態等亦莫不有其影響的。這樣，從生育的觀點上來研究人口組成的問題，則這組成的各方面便會發生新的意義。同時死亡率及移動量均富有選擇性，既能直接的影響人口的組成，亦能間接的改變了社區的生育量。

這樣看來，生育的問題很夠複雜的了，因為既是生物的過程，

又是文化的活動。至於生業的活動亦不是一個單純的過程。從表面看來，生業似乎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活動，但詳細分析起來便不如此之簡單了。生業活動的對象是自然界的物質，這便牽涉到地理學的問題了。同時生業活動的本身又是一個文化的過程。這種活動的方式既要在社區中施行，同時亦得在過社區生活時才能學得。所以生業的活動又與文化的其他各方面相關。比方，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既受科學發展的影響又受宗教解放的幫助是一樣的道理。

生業活動的範圍又與分工過程有功能的關係，而分工又受社區人數的影響。這便要說到生育與生業的相關性了。原來生育與生業既為人的活動，自然為人的精力多寡所支配。這樣，假設人的精力有限，那麼若在生育活動方面消耗精力過甚，則生業的活動自然受相當的影響。反之若生業的活動消耗精力過甚，則生育的活動自然亦受到威脅。將中國的農業社區和歐美工業社區相比較，中國人的精力似過份地耗費于多生與多死，歐美人的精力却像多用于生與死之外的活動。這是生育與生業均衡的問題，亦即是生育及生業二活動有關的各種活動各種條件的功能相關的均衡。所以，要了解人口問題，必然先要對於社區生活各方面加以精確的認識，其本質並不如普通所謂的過剩與過稀那樣簡單。它既為一個平衡的問題，則要了解這均衡，不能不將形成此平衡的條件加以適當的分析。同時，要補說一句，這兒所謂均衡並無好壞的意思存在其中，故這個均衡與現今流行的適中論(Optimum Theory)亦不相同。這種均衡是否適中要看社區的價值觀念是否一致，在社區沒有一致的價值標準時，我們說不上適中的平衡。

一旦這均衡打破了，亦即是各條件的相關性改變了，新的平衡便在那兒創造，在這過渡期間——舊平衡的破壞到新平衡的建設——社區便會呈現許多失調的現象。這些失調的現象，普通用來當作人口過剩的証據，但從動的平衡論來觀察，此種過剩論之不適當便會不攻自破了。所以我們主張以這新方法去分析人口問題，從這新觀點去認識人口現象的本質。⁹

(丁) 人口研究的材料

在分析生育與生業相關性的問題或人口現象的其他方面時，需要兩種材料：第一是人口統計的材料，第二是人口與文化及地理相關的記述材料。用統計的材料，可以分析人口現象之出生，死亡，遷入，及徙出等人口增減的數量問題，同時亦可分析人口之組成各方面之量的分配與人口分布之量的特性。但如要了解出生，死亡，…等現象如何受風俗習慣的影響却需要實地觀察得來的記述材料。

這種統計與記述的材料自然要精確可靠的，不然雖有山積的材料，對於問題的了解亦無補助。故分析中國人口現象的困難，一方面乃在缺乏正當觀點的問題，它方面亦在材料的缺乏。這裏所謂材料的缺乏除了指現有人口統計的不正確外，更有人口記述材料的缺乏。因此，我們要搜集材料，一方面對於舊材料或現成材料加以修正，它方面更需要到原野去弋獲新的材料。

9. 關於節育與生育及生業的關係，參看拙著“生育生業與節育”載人口副刊第四十二期（北平晨報，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六日）。

在未搜集新材料之先，對於舊的材料亦應加以一番考究的，因為在分析舊材料的當中，我們才會改善搜集材料的方法。同時在整理材料的過程中，對於人口問題過去研究的成績既得相當的認識，亦可養成批評的態度。在研究過程中，這種工作雖屬初步而實屬必需的。¹⁰

材料又有原料與成料之分及正料與副料之別。所以在整理舊的材料及搜集新的材料時，不得不注意何為原料，何為成料，何屬正料及何屬副料。所謂原料是指研究者親自從原野得來的材料而言，成料則指經過別人泡製的材料。在所有研究的材料當中，普通多屬成料。有許多學者反對用成料，其實不必。為什麼呢？理由是這樣：一個人的精力實屬有限，若研究的材料全靠原野工作得來的，則恐怕費盡一生的心力也搜集不夠作分析問題之用的，故在研究的工作中，尤其在與其他的區域作比較時，我們不能不相當的利用既得的成料。不過經過別人泡製的成料却有程度上的不同。統計局所搜集的成料從我們的觀點上看自屬成料，但某人轉錄或利用統計局的材料則從我們的觀點上看亦屬成料。普通說來，以直接得自統計局的材料比較可用，但若統計局的材料不大可靠，而却有人將此種材料加以修正，則二者亦應加以注意。總之，成料可用，但對材料的來源應加以一番初步的考究或整理的工作，然後方可利用。至於正料與副料的去取，則當然以正料為研究之主體而副料為次，只能當作補助之用而已。

關於中國農村人口之研究，大部分的材料恐怕還是要靠自

10. 參看拙著：“怎樣去研究中國人口問題，”載社會研究第五十五期。

己去搜集的。現在政府的材料不但不可靠，而且統計最低的單位是縣，對於研究農村社區沒有什麼用處。近十多年以來，國內有不少調查者作農村人口清查的嘗試。這種材料可以利用的，不過，它們多屬數字，沒有記述的材料，故對於生育與生業相關性的分析無多大補助。

在研究中國農村時，宗族社區的族譜確是值得注意的。原來中國的農村很富有宗族的觀念，對於一族的事跡往往有長者或族長所指定的人去編錄。成年男子的名字多記載在族譜內。有些族譜連幼童及女子的名字也記載在內。故將這種族譜加以分析，不但對於村區的組織增加了認識，同時這種材料也是人口研究上一個很好的臂助，因讀熟了族譜，然後與鄉人談話，再調查戶口，確有許多方便的。

中國農村還有一種可作參考的材料便是村區的納糧部或青苗會的錢糧記錄。這種材料既可幫助研究農村的經濟組織，同時又可使我們對於生育與生業的關係得一個初步的認識。如能熟識這種材料，則在調查戶口時或能給與許多方便。

然而我們研究中國村鎮社區的人口時，却要多致力於新材料的搜集。即需仰仗人口清查，人事登記及風土人情的記述。從社會學調查的觀點上看，每個調查員最好能在每個農村居住一年，與村民一同過社區的生活，這樣便能對於社區生活的意義有深切的了解。在過社區生活時，調查者一方面要參加社區生活，它方面却要觀察及記述社區生活的各方面。若一個調查員能有一年的工夫化在一個農村裏，則我們主張剛到農村時便將人口清查一次，將離村時復查一次，在此二次清查之間可作人事登記的工作及各方面風土人情的記述，對於農

業技術及農村經濟當然也得注意。每次清查人口時，如村區太大最好能有三數位助手，以便在一月內將村內戶口清查完畢。關於調查職業方面，因農村的職業帶有季節性的，所以最好每季作一次職業的清查。這樣，對於農村的分工方式及職業專門化問題必得進一步之認識。

關於人口清查，我們主張以“經濟家庭”為單位。因為村民所過的是家庭生活，而家庭的主要活動之一是經濟的。所謂經濟家庭是指與家庭的收支款項有直接關係者言。人口清查家庭表內各項似無詳細解釋的必要。籍貫一項，我們主張以村為單位，因為我們的調查區域單位是村。教育程度則以能否記賬或看小報為標準，若曾受過學校教育則以學校種類及在校年數作標準較為妥當。至於方言，信仰，體格，心理等如太困難則可不必填寫，因這是帶有點嘗試性的，不能太殷切的望他成功。備考一項可以填寫調查的困難等問題，或對於該填寫之可靠程度加以估價。

登記方面，共有登記表四種。出生與死亡均以個人為單位。死亡的原因最好能得醫士的證明書，不然恐怕沒有什麼準確，如調查員相當的具有醫學常識，則這項或可填寫，不然，還是以取消為佳。婚姻表以本村人為主體，在同一表內應填寫配偶者及雙方的父母的職業教育等狀況。遷入及徙出的登記可以個人或團體做單位，這要看移動的為個人抑為團體而定。在“與領袖關係”一項下我們便可曉得這團體的移動是否屬家庭或其他的團體的。至於移動的性質亦值得注意。村與村間的來往似多為親屬人員的拜訪性的，村與鎮的來往却多屬經濟性的。對於離婚一項問題，似暫無預備調查表的必要，因

爲中國農村大都只有離棄，尙少有近代法定的離婚。若遇有此種案件時，還以個案研究法爲佳。

關於風土人情的記述，本期另有專文論及，故此處不再複述了。總之，若能對於全國各地之各類型的社區人口加以科學的研究，然後再與外國學者對於世界各民族各社區所搜集的材料相互比較，則對於我國人口問題必能得一較精確的認識。不過在社會科學界中，從社區的觀點去分析人口問題似屬嘗試性，所以一切技術方法仍得從實驗中加以改良，願同好們都能將試驗的結果報告出來以作討論的根據，實爲社會學界之大幸也。

省____縣____村____ 人口清查 查清年____
 街名____ 家庭表 清查日____
 戶號____ 清查時刻____

姓名				
與家長之關係				
性別				
年齡				
籍貫(村)				
職業	主業			
	副業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方言				
信仰				
體格強健否				

社 區 人 口 的 研 究 (一九) 三五三

心理健全否				
來自何方(如居住屬暫時性)				
徙往何方(如屬暫時性)				
備攷				

附註:

1. 職業分主業及副業二項, 調查員應將職業活動性質詳細說明, 調查人_____ 指導員_____
2. 教育程度一項, 如能看小報及記賬即屬受過教育, 主任_____ 如被調查者曾進學校, 應記在校年數。
3. 體格強健否以在調查時有否疾病為標準。
4. 心理健全否一項, 如無瘋癲, 癩癩或低能等心理狀態即屬健全。
5. 備攷一項為書寫調查困難時用, 如有其他問題亦可列入。

省____縣____村____ 登記年____月____日____
 街名____ 出生登記 報告者____
 戶號____

嬰兒姓名	父職業
性別	母職業
出生年____月____日____	父教育
出生次序	母教育
父名	父籍貫
母名	母籍貫
父年齡	其他(如私生, 生禮的記述等)
母年齡	

登記者_____

指導員_____

主任_____

省____縣____村____
 街名____
 戶號____

死亡登記

登記年____月____日____
 報名者____

死者姓名	死亡原因	傷寒及副傷寒
死亡年____月____日____		痢疾
性別		白喉
年齡		猩紅熱
婚姻狀況		麻疹
教育程度		瘡毒
死者		狂犬病
父		抽風
母		產褥病
職業		肺結核
死者		其他臟器結核
父		呼吸器官病(結核在外)
母		腹瀉及腸炎
家庭進款		其他胃腸病(結核在外)
普通	心腎病	
父親月薪	老衰及中風	
如死者為	初生衰弱及早產	
孩童 ¹	中毒及自殺	
出生次序	外傷	
母親共生若干胎	其他原因	
其他(如喪葬禮節及費用等)		原因不明

1. 五足歲以內之孩童。

登記者_____

指導員_____

主任_____

省____縣____村____ **婚 姻 登 記** 登 記 年____月____日____
 街 名____ 報 名 者____
 戶 號____

	本村人	配偶			本村人	配偶
姓名			父	姓名		
性別				年 齡		
年 齡				職 業		
此次婚前之 婚姻狀況				教 育		
教育程度			母	姓名		
職 業				年 齡		
婚 前 居 地				職 業		
婚 後 居 地				教 育		
婚前與對方之親 屬或世交關係			其 他 (如婚禮等; 若用費能有詳細報 告則另書費用清單)			
婚 年____月____日____						

登 記 者____

指 導 員____

主 任____

省____縣____村____

登記年____月____日____

街名____

遷入登記

報名者____

(團體或個人)

戶號____

遷入者姓名							
性別							
年齡							
與遷入領袖的關係 (如屬團體遷入)							
教育程度							
職業							
來自何方(省縣村或市)							
居住久暫							
遷入性質(如拜訪 或經商等)							
在本村何人家居住							
與該戶長或家長之 關係							

登記者____

指導員____

主任____

省____縣____村____

登記年____月____日____

街名____

徙 出 登 記

報名者____

(團體或個人)

戶號____

徙出者姓名							
性別							
年齡							
與徙出領袖之關係							
教育程度							
職業							
徙往何方(省縣村或市)							
居住久暫							
徙出性質(如拜訪, 商業等)							
將與何人居住							
與該戶或家長之關係							

登記者____

指導員____

主任____

燕京學報

第二十三期目錄

焦竑及其思想	容肇祖
性靈說	郭紹虞
唯識新解	朱寶昌
清開國初征服諸部疆域考	劉選民
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	侯仁之
呂氏春秋校證	楊明照
鳥書三考	容庚
國內學術界消息(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	容媛編
本期論文英文提要	

發行者：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 總代售處：北平隆福寺文奎堂
定價：國幣八角

史學年報

第二卷 第四期目錄

與鄧文如先生書(論清列朝后妃傳稿校記)	張爾田
與李滄萍及門書(論李義山萬里風波詩)	張爾田
先師章式之先生傳	張爾田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序	鄧之誠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跋	薛瀛伯
春秋經傳引得序	洪業
前蜀疆域考	王伊同
明憲宗賜朱永錫券考	劉官諤
李自成叛亂史略	趙宗復
美國史書目舉要	齊思和
評魏楷英譯魏書釋老志	周一良
跋長兄天澤著中葡通商研究	張天護
談‘軍機處’	鄧文如教授講演 王鍾翰筆記

發行者：燕京大學歷史學會 代售處：開明書店
定價：道林紙一元，新聞紙七角

THE POPULATION QUESTION IN COMMUNITY STUDIES

The present paper treats population from the community standpoint. By community is meant the living together of a population in a common area. Community thus defined is made up of three elements, namely, habitat, popul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living together. It is thus obvious that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in all its aspects is a prerequisi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living together. Conversely, it can be equally claimed that a thorough treatment of a human population must involve an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of the group concerned as well as of the physical materials.

A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s population falls into three divisions, namely, the size,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spacial). This classification is necessarily arbitrary, but as in the case of any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it serves as a basis for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data. Needless to say these three divisions are merely aspects of the same entity.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 habitat and culture is indeed very complicated. It can be illustrated by a consideration of the balance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The net reproduction of a population involves problems of both birth and death while cultural production is something more than economic.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here that birth and death on the human level are not merely biological processes; they are also functions of social practices, technical and moral. It should be noted also that this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human reproduction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Malthusian static balance between population and means of subsistence. While the Malthusian "population" and "means of subsistence" are two static conditions, re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are two dynamically interrelated human activities.

The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 of population thus considered requires both statistical and descriptive data. The general technique of census enumeration would be employed for collecting statistical data, and ethnographic accounting of social practices for descriptive data. In order to complete a population study of a Chinese village commun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a minimum of one year's residence is required of the investigator, who, with the help of assistants, would

take two general censuses, one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other at the end of his work. In the intervening period he would register births, deaths, marriages, and migrations, and record social practices relating to population. It may be further suggested that four occupational censuses are need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oroughly the seasonal nature of occupational activities.

Ch'eng-hsin Chao